

文学需要“寂寞”的长跑

■妍妍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一揭晓，朋友圈里好几个人同时炫耀：“全中！”“全中”，说的是5部获奖作品都在他们意料之中。对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人来说，这次的评选结果似乎没有太大异议。这5部作品的确实、分量重且各有突破，担得起茅奖的荣誉，也当之无愧是中国当代文学这4年来的重要收获。

5位获奖作家，除了60多岁的金宇澄是近两年携一部《繁花》单枪匹马将诸多文学奖尽收囊中的“新人”外，其他4位都是文坛老面孔了。获奖于他们是文学长跑的结果，就连获奖作品也无一例外都是长跑的产物。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在抽屉里压了30多年才发表，虽是“出土文物”，可那种现实主义手法的笃实娴熟、对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满是好奇的热爱，到今天读来依然鲜活，甚至因陌生而惊喜。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构思，3部写了10余年，从传统文脉写到每天推窗即看到的当下世界，批判的锋芒越鲜明，打底的那份诗意就越深重。李佩甫的《生命册》是其“平原三部曲”的终结，“春风裂石头”，没有长久的厮磨哪里写得出那种痛感？苏童亦是用一遍遍地描画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的恒心，从写了30年的“香椿树街”中沉淀出《黄雀记》来。《繁花》，又何尝不是金宇澄“潜伏”的结果，没有一丝一缕吃透沪上文化

传统，断然不会像现在这样字字无碍，直抵人心。

“全中”的背后是共识，而共识的取得是因为这些作家几十年的文学坚持，读者有目共睹。面对功利、浮躁、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现场，写作是寂寞的事情，这寂寞可能转化为“识时务”的转行甚至“投机”，但也可能，一块块垒实了，成为坚固的地基，一步步推动着作家去放远目光、放松心情地长跑，直到从寂寞里长出分量、长出品质、长出创造来。

我想起了国外的一处雕塑，就是一张书桌造型，高大大大立在街头，名曰《作家》。这里暗含的是对作家身份的期许，他就“驻扎”在喧闹的生活现场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牢牢放稳一张书桌，任日月更替，时代变迁，这张书桌在，这一时代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就让人期待。

当然，“全中”是因为已经阅读过，所以有所判断，而评奖是为了借助更有公信力的判断来推动更多人阅读。没有有效的阅读，没有良性的读写关系，文学评奖只会是一次转瞬即逝的话题消费。记得在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刚播出时，有朋友说，不敢去看，怕改编得不好，糟蹋了这本影响自己人生的书。这种心疼，回味起来是一种幸福，因为曾经有这样一本小说走进过你的成长历程。在匆匆忙忙的时代，当你路过那高大的“书桌”的时候，不妨踮起脚尖，取下一本阅读。毕竟，今天我们的文学现场，可能就是下一代的文学教养。

读点“无用之书”

读书有感

■业修

谈到读书，有不少人认为，要么不读，要读就读有用的书。我倒觉得，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工作，在读有用之书的同时，还应多读点无用的书，否则，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读书。

所谓无用的书，是相对于如今流行的那些“有用之书”而言的——那些读了以后，对你升学、应聘、挣钱能立竿见影有所帮助和借鉴的书，如《如何炒股》《如何理财》等等。反之，那些不授技能的书，都属于看似“无用的书”。

人要生存，必然要学谋生的技能和手段，就得读“有用之书”，这是天经地义、无可厚非的。但若把读有用之书当成读书的全部，或对“无用的书”心存芥蒂，就有失偏颇了。读有用之书，或许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物质需求，但如果读书只关注物质的获取，而忽略精神的需求，就可能被名利所牵引控制，变成一个精神空虚、了无情趣的人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书读得不算太多，但却从小就喜欢读些无用的书，记得上小学时，课余时间，最喜欢看《黄继光》《董存瑞》《穆桂英挂帅》等小人书。上中学时，抽空就爱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等长篇巨著。为此，常常遭到家长的斥责：“净读这些无用的书，将来怎么考上大学？”在学校，也没少挨老师批评，有几次因自习课上看小说，被老师发现，不仅被骂得“狗血喷头”，而且连借来的书都被没收了，害得我只好东借西凑，才把图书馆的罚款交了。

从学校毕业以后，在阴差阳错中，我进了一家事业单位，当上了“账房先生”。这样一来，就导致专业不对口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用不上，反倒是平时所读的那些“无用的书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派上了大用场。在我看来，多读点“无用的书”，起码有四点好处：

可以养心。人生在世，身体需要滋养，心也需要滋养。养心要靠知识、见地、思维、情趣，而这些东西常常来自那些看似无用的书。正如叶曼在《智慧人生》一书中所说：每一本书的写成，每一本书的流传，不论古今中外，它之所以能被人接受，大都是作家一生的经验及智慧的精华，集合在一本书上，所以看书就等于吃维他命。

可以怡情。倘若能排除杂念，静静地于文字间穿行，就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李清照“寻寻觅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的那份忧伤哀愁；感受到李白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那份潇洒豪迈。有了这些感受，方能真正体会到读书中所拥有的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”的畅快、惬意、情致与乐趣。

可以增趣。人生若无趣，即使物质生活再富有，也会变得枯燥乏味。趣从何来呢？一方面要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来，另一方面，则要从妙趣横生的“无用之书”中来。静静地读那些“无用的书”，才能让生命的闲暇在诗情画意中悠然流淌。

可以益智。培根说过：“读史使人明智，诗歌使人巧慧，数学使人精细。”看似“无用之书”，实际上最有用。通过读它，可以彻悟人生道理，可以洞晓世事沧桑，可以广济天下民众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让你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茅盾文学奖

获奖作品



苏童的《黄雀记》



李佩甫的《生命册》



金宇澄的《繁花》



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



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